

龍尚志

処女故

熊尚志

处 女 坟

山 东 文 艺 出 版 社

处 女 坟

熊 尚 志

*

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

(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)

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人民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毫米32开本 12.125印张 2 插页 266千字

1986年 8 月第 1 版 1986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1,300

书号 10331·235 定价 2.5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群美丽的山村少女，在不宜男性涉足的角落里创造果实……，
随着一团神奇的火光，她们或变得奇丑无比，或不幸葬身冥中。这并非发生在过去的年代。北京来的将军也一筹莫展。作家以独特的生活感受，生动细腻地反映了小说中的人物命运，呼吁改革。作品具有迷人的艺术感染力和思想内涵。

仅以此作，告慰女贞
姐们的缕缕芳魂。

——作者

山里山外，谁不晓得龙门寨？

其实，龙门寨的山上没有山妖，水里没有水怪。寨子里，甚至连一只会讲话的八哥鸟都寻不出。它倚山而建，面水而立，是座普普通通的寨子。比少妇还要温柔的龙溪，把山寨劈为两爿，分成东屋场、西屋场。小巧玲珑的石拱桥，又把东、西两个屋场媒接起来。寨子里的姑娘、媳妇们欢喜早早地爬起床，提起红木桶，跪在龙溪边被露水打湿的石埠上，洗衣浣纱，棒槌声响成一片。待到日头有些热脸的时候，九弯十八坪的山民们推着吱吱呀呀的鸡公车，或是冲蒿上戳起两扎柴禾，说说笑笑地打石拱桥经过，到沙河镇去做些五牛换六马的小本生意。于是，古老的山寨就象那古老的鸡公车一样，开始了沉滞而又缓慢的旋转。

麦黄春，四面山峰上的雾霭越发欢喜撒野，一阵阵涌到寨子里来。搁下饭碗，男子汉到山上做阳春去了。家里就剩下那些寂寂无聊的婆娘们。她们闲得口舌生疔疮，趁汉子不在家，凑在一起说些无遮无拦的野话消磨光阴。有些厌倦了，便抬头望望天。日头咬住龙山，天色渐渐阴暗起来。她们赶紧收起晾在竹篙上的衣裳，缩回屋去烧夜火。晚了，那些累得皮猴似的汉子回家捧不到热饭热粥，又要愠脸愠色，摔罈摔罐。

龙门寨的汉子都会打老婆。舍不得打老婆，别人要笑话

的。

这时候，汉子们各自从自家的责任田里拔出泥脚杆，拖犁拉耙，牵起牛，大吆小喝，顺着龙溪狭窄的溪岸，朝寨子里走来，将疲惫不堪的躯体浸泡在飘浮着的、青灰色的炊烟里。他们并不急于回屋去吸烟喝茶，而站在石拱桥上，跟洗衣的婆娘们打情骂俏，不时抛下一两颗石子去，溅起一两朵小水花，惹得她们尖声叫骂。他们便笑了。自家的儿好，他人的妻娇。桔红的日色淡淡地涂抹在成亲不久的媳妇们的脸庞上，比自家的老婆看了顺眼得多，舒服得多。潺潺的龙溪是女人们的天地。她们要洗的小东小西真多，一天到黑霸住石埠不放，洗久了便有些寂寞，乐得带两耳朵粗话回屋去过夜。半边日头慢慢沉没了，峰峦、垄田、山寨，还有她们鲜颜活色的脸庞都变得黯淡起来，看不清了。汉子们这才有滋有味地咂咂嘴，仿佛偷吃了人参果似的快活、满意，懒慵慵地往家挪脚。野惯了的眼睛，总要习惯地膘膘斑竹丛中的尼姑庵。

庵门上落着观音锁。

尼姑庵在龙门寨的西北角，左无村邻，右无街舍，落群雁似的孤单。平常日子，除了清风冷雾，很少有人上门，冷清得很。

庵堂里闻不出一星尼姑味，却住着些稀奇古怪的活物——公羊、母猪、三只脚的狗、欢喜跑栏偷情的黄牯牛，还有水豆腐般的小姑娘和少言短语的寡妇。

那寡妇已经寡了二十多年。如今四十四五岁的人了，脸盘上的桃花痕还不肯消褪。记得她刚来龙门寨的时候，是个一声叫得响的“压寨姐”。寨子里的男孩女孩，都把寡妇叫“果果婶”。果果婶的男人太无用，是个顶顶让人看不上眼的货色；

剃头佬。剃头佬虽说下贱，却会拐女人，竟把果果婶从风景秀丽的桂林，拐到——在四季潮气弥漫的深山冷林里来。剃头佬福分太浅，把果果婶拐回家后，安顿在尼姑庵里，并不坐下来好好消受这美好的尤物，却离家远走了，再也没回来。

鲜活的平原女子成了苦命寡妇。

山民们没有不骂剃头佬的。

寨子里年纪大的人还依稀记得，一九四五年的柿红秋，脚杆骨还没长硬的小剃头佬突然在寨子里失踪了。人们以为他不是落进匪手，就是落进虎口。谁会料到他在解放后的第六年，又突然出现在龙门寨呢？而且还拐回个俏眉俏眼、斯斯文文的平原女子。剃头佬说，果果在桂林长大。桂林那地方山好，水也好。从没去过县城的大队书记龙发楼怀疑剃头佬扯谎：桂林的山再好，好得过我们寨后的龙山吗？桂林的水再好，好得过我们寨前的龙溪吗？

平原一根草，赢得山里一枝花。

女人们跑拢来，围住平原女人看稀罕，好象看一只飞到锅里打食的花尾雀。这般纤腰细肢的媳妇，寨里寻不出第二个呢。就怕她的腰肢太细，生不出儿女；皮肉太嫩，经不起剃头佬的拳头。

平原女子见婆娘们惊目惊眼的呆相，荒唐古怪的谈论，禁不住吃吃地笑，格格地笑，笑得打起喷嚏，口沫差点喷到发楼书记的脸上。

到底是平原人，根本不怕生。

婆娘们的目光，落到果果的齐耳短发上和她脚上的白力士鞋上，脸色渐渐回潮返阴：成过亲的女人，本该挽元宝髻，怎能剪短发呢？还有她脚上的白力士鞋，寨子里又没死祖宗，凭

哪条穿白戴孝？她们的目光越发大惊小怪起来，大队书记龙发楼的脸也阴沉得吓人。在剃头佬哀乞的目光下，果果只得随乡入俗，含泪脱去白力士鞋，挽起元宝髻。她生怕族尊们跟丈夫为难。战场上，丈夫杀敌不眨眼，回寨后，却惧畏发楼书记沙哑的咳嗽声。第二天上午，发楼书记要剃头佬夫妇在大观厅里朝状元公的灵位叩头。果果震怒了：这叫什么鬼地方！然而，她还是老老实实在地叩了三个头，因为丈夫也眼睛潮濡地叩了……

发楼书记让他们住在尼姑庵里。

早先，庵堂里也曾有过几个年轻貌美的尼姑，都是在解放前夕从外州外府跑进山来的。土改时，龙发楼当农会主席，他派人把尼姑们吊在大观厅的梁柱上，清成分，查历史，追根源。尼姑们被黄蜂螫了嘴似的，死活不开口。农会主席火了，扮个雷公脸，要剥脱她们的衣裤打火印。尼姑们吓懵了，这才如实招认。原来都是逃亡地主的小妾。血气方刚的发楼主席为难起来：她们如果是男子汉，捆住手脚推下断头崖也就算了。偏偏她们都是女人，年龄也不大，除了外地口音不好懂，别的与山婆娘没什么区别，估计还生得出儿女，丢掉吧，实在舍不得。山里人家讨个老婆比买条牛还要难呢！何况，寨子里好几个刚刚入党的贫雇农还是光棍。于是，农会主席发下了他为山民们掌权执印后的第一道将命：把尼姑们分给贫雇农做老婆。满庚佬是个裤子不遮肚脐眼的货色，但他用青石板把族长爷砸得脑浆四溅，功劳最大，所以，分了个最娇最嫩最漂亮的小尼姑。尼姑们给贫雇农传宗接代去了，庵堂空下来。龙发楼把自家的猪牛关进尼姑庵里……

现在，既然剃头佬大难不死，落叶归根，总得找个地方给

他们安身立命啊，他好歹也是状元公的后裔。龙发楼派人把尼姑庵粉粉刷刷，让给剃头佬夫妇落脚做窝……

剃头佬草草地把果果婶安顿在尼姑庵里，被窝还没困暖，甚至连平原女子开始隆起的肚皮都没来得及看一眼，就告别新婚娇妻，走了。

山民们问果果婶：剃头佬把你丢在家里打孤单，跑到大口岸去做什么？

果果说：到外面去工作。

工作？给大口岸的人剃头吗？

果果笑着点了下巴。

哦，闹来闹去还是个剃头佬！

当剃头佬带回个穿白力士鞋的平原女子时，的确在闭塞的山寨引起极大轰动，使寡见寡闻的山民们大开眼界。然而，当平原女子脱去力士鞋、挽起元宝髻，挺起圆簸簸的大肚皮，跟山婆娘们一起下泥田、上山蚕、搭牛屎耙之后，神秘的尼姑庵顿时在山民们的心目中黯然失色了，很快就被遗忘。

不久传来话，说剃头佬死了。

男人走上黄泉路，果果婶上不披麻戴孝，下不穿白裹素，甚至没人听她哭过一声“失夫调”。她出去跑了两个月，又面色憔悴地回到龙门寨，带回了丈夫的行李，还有许多钱钞。自后，她躲在败破的尼姑庵里，极少出门，不声不响地生出个儿子来。

儿子的名字叫林子。

娃儿们舌头软，嘴壳子甜，会唱晓蹊调。晓蹊调句句都晓蹊。他们想方设法夸自家的妈妈，讨妈妈的欢心。林子困在摇篮里，也学得一支晓蹊调。妈妈晃荡摇篮，把晓蹊调当催眠

巴根草，节打节，
我家妈妈黑锅铁。
人人讲我妈妈黑，
我讲妈妈紫檀色……

林子揉揉眼窝，困着了。果果婶盯住儿子饱满的脸庞，嘴唇边溢出辛酸的笑容，随即泪水打湿了眼睫毛。她的脸盘比圆月还光洁，不是黑锅铁，也不是紫檀色。然而，再也没人欣赏她的姿容了……

林子的性情很象母亲，从不招惹是非，跟寨里的孩子们不合群。别家的狗到尼姑庵来偷吃猪食，他不敢打。打了，人家会撵上门来骂他“打狗欺主”。龙小伟用弹弓射他，他不还手，忍气吞声地用小手捂住额头上的鲜血。他怕满庚佬站在门外，拍着屁股骂那句难听的话：“下贱的剃头佬，生出下贱的崽。”

他在山民们歧视与冷漠的目光里长大了，长得黑皮黑肉，结结实实。山民们甚至感到奇怪：一片树叶托得起的平原女子，竟能生出个比关帝爷还要威猛的大汉子！

果果婶拼死拼活供林子 in 沙河镇读中学。读了十多年书，也不曾把皮肉念白一分，一看就晓得是块种田烧荒的材料。他没打算考大学，但在心里暗暗发誓：要泼命干大事，把娘和妹妹养活，过年能吃上猪肉，冬天能穿上新棉袄，夏天坐在屋里摇扇子，做个快活的人……

他常拿冷眼看人，少言寡语，偶尔也咧开大得出奇的嘴巴笑笑。一年腊月放寒假，风割耳朵，雪打脸巴子，山民们洗净脚杆上的泥巴，不出工了，偎在火塘边，熬一壶酩酊的工夫茶混光阴。林子却钻进山林，说去打猎，“猎”没打成，同屠家

寨的一个姑娘屠海英竟领回一个小女孩。他把小女孩叫“净涓妹”。小女孩把他叫“林子哥”……

山民们最看不惯林子的嘴唇。

那东西也算嘴唇么？平时三天不说一句话，说起话来，却不晓得天高地厚。他说，他想爬到龙山上去，把龙女的宝珠摘下来，给净涓妹子玩……龙发楼骂得他满头青疱——你龙林子不称称自家的骨头几斤几两，竟敢上龙山！自古以来，龙山吞噬了多少要宝不要命的人！

满庚佬把半边嘴角撇到耳朵背后去了——剃头佬的后代如果把宝珠摘下来，不就是金金贵贵的皇帝老子了？想不到狗都懒得落脚的尼姑庵里，还藏着个天下人王！

山民们笑得打滚。

三年前，林子离开妈妈和妹妹，参了军，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，才没有人再笑他……

最后一抹晚霞，被溶溶暮色吞没了。寨子里，传来狗吠声，牛哞声，还有婆娘们呼猪呼鸡的声音。洗衣的婆娘们从石埠上直起身，提起红木桶爬上溪岸，腰身象水蛇般灵巧，轻轻从做田回来的汉子们的身边溜过去，生怕野惯了的男人毛手毛脚沾便宜。汉子们也该回家去看自己的老婆了，他们再次把目光投向清冷的尼姑庵。

庵门上，仍旧落着观音锁。

二

庵后的斑竹园里，百鸟在闹窝。

寨子里家家掌起灯火。

果果婶挑着两捆红杆茅草，裤腿卷得高高的，踏着暮色出现在尼姑庵前。她歇下柴担，嘘了口气，牵抖着汗水贴在肌肤上的单衣，从裤腰带上扯下钥匙，利利索索地捅开观音锁。

长得又细又瘦的净涓跟在妈妈身后，手里牵着两条秃尾巴牯羊，无忧无虑地吃着在山上摘来的野杏子，鲜红的浆汁，把她小巧饱满的嘴唇染得红润润的。三只脚的小公狗，一瘸一瘸地缠住她闹，抢她吐出的杏子核，又伸出竹筒嘴咬住她的裤腿嬉戏。她故意鬼惊鬼诈地尖声叫喊：

“妈，灰毛野得要吃人！”

果果婶回过头来，笑着啐道：

“鬼叫你惹它？”

“照你讲，我就随它咬了？”

“吃掉活该呢！”

净涓见妈妈没宠她，气呼呼地踢了灰毛一脚，作脸作色地骂：

“滚开滚开，讨人嫌！”

“你比灰毛还要讨人嫌。”

“我要把灰毛杀肉吃。”

“你杀，看林子回来不捶你。”

“林子哥舍得捶我？”黑暗里，净涓痴娇地笑了，清清淡淡的大眼弯成新月，斜睨地盯住母亲，问：“妈，你在平原上长大，见过花花世界。你讲，林子哥走是坐四个轱辘的火车，还是坐一个轱辘的鸡公车？”

“死女子，鸡公车能坐几个人？”

“鸡公车坐着林子哥，就坐不下外国女人，是啵？”净涓表示懂了，又心恋恋地问：“妈，林子哥这会子捉到外国女人没有？”

“哪个讲他去外国捉女人？”

“发楼老公讲的，越南的。”

“他老迂了，乱嚼哩。”

“老迂了还能当大队书记？”净涓不服气地嘟囔道。“哈巴二公也讲过，水仙嫂子也讲过，金刚婆和玉娘都这么讲。”净涓说得郑重其事，“满庚伯说，越南的女人都当兵，比早天的蛾子还多，随人捉。哪个捉到就陪哪个困觉……”

“我的痴心女，人家把你装在布袋里当红芋卖，你也识不出真假。”果果婶在净涓屁股上拍一巴掌，“你十五的人了，还这么木木懵懵！”

净涓没笑，显得心思沉沉地说：

“唉，林子哥真的捉个洋女人回来就好了。人家外国女人，恐怕最会造女贞炮竹的。让屠夫寨的海英姐看看，我家林子哥的洋老婆，哪点不胜她？她不服气，就让洋嫂子撵到屠夫寨去骂她，用叽哩咕噜的洋话骂，骂得她半句都听不懂，光受闷气……”

“她听不懂，你听得懂？”

黑地里，娘儿俩笑得水翻花。

别的人家，男子种田烧荒，婆娘浆洗缝补，女儿进作坊造“女贞”，日子好比三伏天的蒙丝雨，舒心熨贴。果果婶一个人，责任田里踩两脚牛屎，责任山上抓两手野刺，风吹雨淋，日晒夜露，天晓得她怎么还笑得起来！如果剃头佬六八年不被坏人谋杀，能忍心看着老婆拖犁拉耙吗？如果龙林子不当兵，能忍心让妈妈红汗淌、黑汗流吗？

果果婶摸到火柴，点亮煤油灯。灯火闪闪烁烁，映照着破败的庵堂。庵堂里贫寒而简陋，却被女主人收拣得清爽、整洁，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，看出女主人治家的精明。果果婶系起围裙，洗锅刷灶，打算烧夜饭火了。

净涓坐在烧火的马凳上塞柴火，红红的火光，映着她娟秀的小脸。她突然压低声音，神秘地对妈妈说：

“妈，无头鬼又在哭了。”

“要死了，尽讲怪话。”果果婶声色不快地喝住无知的女儿。这话，是随便乱嚼得的吗？让寨子里的人晓得了，还不要搬菜刀砧板，撵上门来骂得你抬不起头来？女儿那张小嘴，也会活活被人撕碎的。她静静心，对女儿叮嘱道：“涓子，这些无魂无影的话，招惹祸害，乱嚼不得！”

“是发楼老公讲给众人听的。”

“发楼老公？不会吧？”

“妈，我几时哄过你？”净涓见妈妈不信自己的话，发起急来，小脸逼得通红。“今天满庚伯从沙河镇买来将军锁，要把紫草姐锁在磨房里，不许她到作坊去，怕无头鬼缠她……”

“当真？”果果婶倒吸一口冷气。

“紫草姐不许他锁。她巴不得无头鬼跑进寨来，五鼠闹东

京。”

“她自身就是个女贞姐呀。”

“她半点都不怯唬。她说，日子过得死气沉沉，不起风不起浪，多么无味，闹翻天才叫快活……”

对女儿的话，果果婶将信将疑。

自从青山般端庄的绿叶姑娘沦落为施茶女后，自从溪水般温柔的柳茵姑娘埋进虎山丘后，冤魂怨鬼栖歇的姑娘坟便安静下来。这两年寨子里人兴牛旺，莫说没有女贞姐暴尸惨死，就连鹅掌上的皱皮都不曾少过一块。山民们说，无头鬼被道士公的桃木宝剑撵到外村外寨去了，不敢回来。发楼老公则认为：桃木宝剑根本治不住无头鬼，是八个大字的阳气太旺，无头鬼才不敢在寨子里兴妖作怪。那八个字写在大观厅的门楣上：“改革、整顿、调整、提高。”字字都比海碗大，近看八块红油漆，远望八团栗炭火，杀气重得很，还怕镇不住轻飘飘的无头鬼？况且，那八个字是他当县长的儿子黄猫写的，杀气自然格外重些。古朝古代，都把县长称为“大人”。

大人的字无疑能消灾避邪。

无头鬼怎么又跑回来了呢？

到龙门寨二十多个春秋了，果果婶虽说早就随乡入俗，不扑进河里洗澡，也不在男人面前仰着脸笑，甚至在清明、鬼节还到丈夫的衣冠冢上去烧化几张纸钱，但她从来不相信那些不着边际的荒诞的传说，更不相信有什么“无头鬼”了。尽管不相信，然而，她却深切地同情那些苦命的女贞姐们。

世上，没有比女贞姐更苦的人。

果果婶为女贞姐们的悲惨命运痛心，愤懑。是的，过往山客谁不夸龙门寨的姑娘个个花胎玉骨，天姿国色？然而，她们